

“附庸”与“行省”：亚述帝国前期对叙利亚地区统治政策探析^{*}

刘昌玉 徐 圣^{**}

内容提要 叙利亚地区被称为“中东的十字路口”，其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还是亚述从公元前10世纪末开始复兴后的主要扩张方向之一。亚述帝国前期对叙利亚的统治倾向于采用附属国的方式，即利用政治联姻、更换当地国王、军事威胁等手段进行管理，而后者同时承担相应的经济和军事义务。此外，亚述还通过设置行省和据点城市对叙利亚进行直接统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行省只设立于幼发拉底河东岸，与亚述核心地区接壤，由亚述总督进行管理，同时需要缴纳赋税；据点城市则分布于战略要地和附属国中，相当于亚述的“飞地”，以点带面强化对叙利亚地区的控制。而正是通过这些灵活的统治手段，亚述帝国在前期有效地控制了叙利亚地区，为帝国在公元前8世纪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亚述帝国 叙利亚地区 附属国 行省

公元前12世纪以来，青铜时代的崩溃导致古代近东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赫梯帝国解体，埃及的力量遭到削弱，亚述文明也进入低谷期。^① 自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元前2—1千纪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济契约的整理与研究”（20&ZD23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19JZD04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早期两河流域契约文书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3JZD040）资助。

** 刘昌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徐圣，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

①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从阿淑尔丹二世（公元前934～前912年，此处所列时间为国王在位时间，下同）统治时期至沙尔曼内沙尔三世（公元前858～前824年）统治时期。关于晚期青铜时代古代近东诸文明的崩溃，参见郭丹彤《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盟和联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郭磊、王新刚《论晚期青铜时代叙利亚地区诸王国的崩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刘昌玉《“文明”与“交往”：青铜时代叙利亚文明的特征》，《史学月刊》2022年第8期。

公元前1千纪起,亚述人逐渐崛起,重新开启对外扩张的征程。他们逐渐统一两河流域、吞并叙利亚地区,并一度征服埃及,成为地跨亚非两大洲的帝国。^①其中,亚述帝国对叙利亚的统治政策尤为独特。对此,国外学者关于亚述帝国前期的叙利亚政策研究颇有成果。艾伯特·K.格雷森(Albert K. Grayson)对从阿淑尔丹二世到阿淑尔尼拉里五世期间的战争事件进行梳理。^②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 Liverani)利用阿淑尔那西帕尔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的王室铭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其军事行动进行研究。^③山田重郎(Shigeo Yamada)分析沙尔曼内沙尔三世对叙利亚地区发动的战争,解析其如何利用战争塑造亚述帝国。^④J. N. 波斯特盖特(J. N. Postgate)分析了亚述帝国意识中“亚述的土地”和“亚述的枷锁”(指附属国)之间的差异。^⑤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考察了亚述帝国早期北叙利亚和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概况。^⑥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从叙利亚地区本土民族或国家的角度探究新亚述对其产生的影响,如马

① 古代叙利亚与现代语境中的叙利亚有较大差别。现代语境中的叙利亚通常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而古代叙利亚是一个地理概念,即北至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南抵阿拉伯半岛北端,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达两河流域西端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土耳其东南部等国家和地区。古叙利亚东部与两河流域接壤,南部与埃及相连,西部通过安纳托利亚半岛与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建立联系,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参见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7页。关于新亚述国家开始的时间,学术界虽然在具体年份上有争议,但是基本认同新亚述开始于公元前10世纪末,参见Peter R. Bedford, “The Neo-Assyrian Empire,” in Ian Morris and Walter Scheidel, eds., *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 State Power from Assyria to Byzantiu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3, Part 1,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World, Tenth to Eighth Centuries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38–279.

③ Mario Liverani, *Studies on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II, Topographical Analysis*, Roma: Università di Roma, 1992.

④ Shigeo Yamad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Shalmaneser, III (859–824 B. C.), Relating to His Campaigns to the Wes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0.

⑤ J. N. Postgate, “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 *World Archaeology*, Vol. 23, 1991, pp. 247–263.

⑥ John D. Hawkin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North Syria and South-East Anatolia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 in Mario Liverani, ed., *Neo-Assyrian Geography*, Rome: Università di Roma, 1995, pp. 87–101.

克·威登 (Mark Weeden) 对卡尔凯美什王国的研究,^① 崔佛·布莱斯 (Trevor Bryce) 对新赫梯诸王国的研究,^② 爱德华·利平斯基 (Edward Lipiński) 和赫伯特·尼尔 (Herbert Niehr) 对阿拉米人的研究,^③ 乔塞特·伊莱依 (Josette Elayi) 对腓尼基城邦的研究, 等等。^④ 相比于国外学者颇具丰硕的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亚述帝国前期对外政策的研究涉及较少。^⑤ 不过, 上述研究或并未特别关注这一时期亚述对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政策, 或只针对单个国王进行研究, 抑或只从叙利亚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角度进行探讨, 因此无法明确亚述帝国前期对叙利亚政策的整体特点与演变过程。

有鉴于此, 本文通过亚述王室铭文中关于帝国前期 (公元前 934 ~ 前 824 年) 对叙利亚的统治政策以附属国为基础, 辅以具体行省和据点城市等相关证据, 以期探讨亚述人对叙利亚地区因时因地、分而治之的政策特点。

一 亚述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间接统治

——附属国制度

附属国是亚述在新征服地区较为常用的统治方式。亚述帝国征服叙利亚地区后, 并不会将该地小国彻底摧毁, 而是劫掠其城市并向其征收大量的贡赋, 迫使其向亚述俯首称臣, 使其成为亚述的附属国。此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亚述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管理成本。不过, 随着亚述国力的增强, 亚述的附属国逐渐遍及整个叙利亚地区。

其中, 亚述王室铭文中向亚述人缴纳贡赋同时拥有国王的附属国, 在叙利亚地区有 21 个 (见表 1)。

① Mark Weeden, "After the Hittites: The Kingdoms of Karkamish and Palistin in Northern Syri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Vol. 56, No. 2, 2013, pp. 1-20.

② Trevor Bryce, *The World of the Neo-Hittite Kingdo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Edward Lipiński, *The Aramaeans: Their Ancient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2000; Herbert Niehr, *The Aramaeans in Ancient Syri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

④ Josette Elayi, *The History of Phoenicia*, Atlanta: Lockwood Press, 2018.

⑤ 关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主要参见霍文勇、吴宇虹《新亚述帝国时期民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李海峰、刘期亮《亚述人尚武文化论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国洪更《亚述行省制度探析》,《世界历史》2014 年第 6 期; 梅华龙《论新亚述王国的帝国理念与外交实践》,《古代文明》2021 年第 3 期。

表1 亚述帝国前期叙利亚地区的附属国

附属国名称	控制时间
卡特姆胡（Katmu hu）	阿淑尔丹时期
比特巴哈尼（Bit-Ba ħiāni）	阿达德尼拉里时期
卡特努（Qatnu）	
比特扎马尼（Bit-Zamāni）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时期
赫达努（Ħndanu）	
拉库（Laqu）	
希尔库（Sirqu）	
沙迪卡努（Šadikannu）	阿淑尔纳西帕尔时期
比特亚赫里（Bit-Ya ħiri）	
比特阿迪尼（Bit-Adini）	
提勒阿巴尼（Til-abni）	
卡尔凯美什	
帕提努（Pattinu）	
比特阿古西（Bit-Agusi）	沙尔曼内沙尔时期
库姆胡（Kummu hu）	
古尔古姆（Gurgum）	
萨姆阿尔（Sam'al）	
马拉提亚（Malatya）	
库伊（Que）	
推罗	
以色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和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整理而成。

在政治上，亚述对附属国的治理方式主要包括军事威胁、扶植亲亚述势力以及政治联姻。首先，军事威胁是保证附属国忠于亚述的主要手段。亚述王室铭文中大量关于战争残忍结果的描述，即亚述恐怖威慑力的一种表现。^① 除战争

① Eckart Frahm, “The Neo-Assyrian Period (ca. 1000 – 609),” in Eckart Frahm, ed., *A Companion to Assyria*,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7, p. 167.

方式外，亚述国王率领军队巡行也是保持威慑力的重要手段，如阿达德尼拉里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等国王都曾率领军队在哈布尔河流域巡行。据阿达德尼拉里的王室铭文记载，国王带领军队从古扎那城（Guzana）^①出发，经哈布尔河顺流而下到达幼发拉底河向东回到亚述本土，沿途向沙迪卡努、卡特努、拉库、赫达努等多个国家^②收取贡赋，这是其武力威慑的有力体现。其次，为了保证附属国的忠诚度，亚述会在附属国更换忠于亚述的国王，扶植亲亚述势力集团。例如，阿淑尔丹在征服卡特姆胡国时说：“我（阿淑尔丹）在他的宫殿中抓住了昆迪卜哈勒（Kundibhalê）——卡特姆胡之王……[我命希拉（Silla）坐在王座上]，^③他是一个忠于我的人。昆迪卜哈勒——卡特姆胡之王，[我将他带回亚述，在]埃尔比勒城（Arbail）我剥下他的皮……”^④阿淑尔丹俘虏原卡特姆胡国王并押回亚述处决，又在当地扶植了一位亲亚述国王。而公元前9世纪时，沙尔曼内沙尔征服库伊时也更换了新的国王。公元前831年，沙尔曼内沙尔对库伊发动战争，其铭文记载，“我（沙尔曼内沙尔）去了塔尔苏斯城（Tarsus）。他们抓住了我的脚（表示臣服）。我得到白银和黄金作为他们的贡品。我立卡特（Katê）的兄弟基利（Kirri）做他们的王。”^⑤卡特为库伊原国王，现存文献中没有关于如何处置卡特的记载，库伊的王位在沙尔曼内沙尔的授权下由卡特的兄弟继承。再如，公元前829年，帕提努发生叛乱，国王被杀，王位被篡夺，亚述军队击败篡位者后扶植了一位忠于亚述的帕提努国王。^⑥最后，政治联姻也是亚述

① 今叙利亚境内的哈拉夫丘（Tell Halaf），位于哈布尔河上游，是比特巴哈尼王国的首都。

② 这些城市都位于哈布尔河至幼发拉底河中游流域，但部分城市的具体位置仍有待考证。沙迪卡努城位于今阿伽伽丘（Tell 'Ajaja）；赫达努城位于哈布尔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区域，具体位置不详。关于该区域的地理概况，参见 Julius Lewy, “Studies in the Historic Geograph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Orientalia*, Vol. 21, 1952, p. 265.

③ 根据国际亚述学惯例，[] 内的内容为原文破损后经现代学者补充的部分。

④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34.

⑤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80.

⑥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69.

保证附属国忠诚的重要手段。例如,古尔古姆于公元前858年,卡尔凯美什、萨姆阿尔和帕提努于公元前857年,^①库伊于公元前839年,分别与亚述进行政治联姻。^②这种政治联姻大多在小国战败后,国王将女性王室成员连同其嫁妆及大量财富送至亚述。据亚述铭文记载,卡尔凯美什和帕提努在送往亚述的嫁妆中,仅牲畜就包含500头牛和5000只绵羊,此外还有大量的金属品和纺织品。^③应当注意到,王室铭文中没有关于亚述王室成员和财富被送往附属国的记载,反而附属国赠予亚述的嫁妆异常丰厚,在铭文中与附属国的贡赋清单列在一起,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政治联姻。

在经济上,附属国需要向亚述缴纳贡赋,并向亚述提供军事支持。亚述王室铭文中大量关于接受贡赋的记载,其中包括了贡赋的来源地、种类和数量。而阿淑尔纳西帕尔和沙尔曼内沙尔的铭文中还记载了一种征税官的头衔,即“收取全世界贡赋和礼物之人”。^④附属国缴纳的贡赋种类主要包括贵金属、普通金属、木材、纺织品、牲畜和酒等。缴纳贡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亚述国王到来时向其缴纳临时贡赋,另一种是定期贡赋(即年贡)。其中,临时贡赋的收取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亚述武力击败对方后,对方表示臣服并缴纳大笔贡赋;其二是在亚述军队到来时,附属国为表示其忠诚或应亚述之要求而缴纳贡赋。而定期贡赋的收取,在铭文中常记载为“我每年都在我的城市阿淑尔收到贡赋”,^⑤表明进贡者必须每年将贡赋送至亚述的都城阿淑尔。两者相比,定期贡赋的数量比临时贡赋少得多。例如,沙尔曼内沙尔向帕提努收取的临时贡赋包括

① 萨姆阿尔国位于阿曼努斯山东部,位于今土耳其加济安泰普省(Gaziantep),参见 Benno Landsberger, *Sam'al: Studien zur Entdeckung der Ruinenstaette Karatepe*, Ankara: Türkische Historische Gesellschaft, 1948。

②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p. 16, 18, 119。

③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16。

④ 原文为 *māhir bilti u igisē ša kalīšina/kalīš kibrāte*, 参见 Shigeo Yamad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Shalmanesar, III (859 - 824 B. C.)*, *Relating to His Campaigns to the Wes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0, p. 236。

⑤ 原文为 *šattišamma ina alīya Aššur amhur*。

3 塔兰特^①黄金、100 塔兰特白银、300 塔兰特青铜、300 塔兰特铁、1000 个青铜锅以及 1000 件亚麻纺织品，而向帕提努收取的定期贡赋则只有 1 塔兰特白银、2 塔兰特紫色羊毛和 100 根雪松木；又如，沙尔曼内沙尔向卡尔凯美什收取的临时贡赋为 2 塔兰特黄金、70 塔兰特白银、30 塔兰特青铜、100 塔兰特铁、20 塔兰特紫色羊毛以及 500 件纺织品，而卡尔凯美什缴纳的定期贡赋为 1 明纳黄金、1 塔兰特白银和 2 塔兰特紫色羊毛。^② 从上述数据得知，临时贡赋往往数额庞大，而定期贡赋大约只占临时贡赋的 1%；此外，定期贡赋多为贵重物品，并不包括铁、青铜等普通金属。

附属国的另外一项义务是为亚述提供军事支持。据阿淑尔纳西帕尔铭文记载，在亚述向地中海行军的过程中，比特巴哈尼、比特阿迪尼、卡尔凯美什和帕提努等国都向其提供战车、骑兵和步兵。^③ 另外，沙尔曼内沙尔时期的铭文也提及他在对库伊的战争前召集了“赫梯地区的所有国王”。^④ 根据亚述军事行动的目的地和被征召附属国的地理位置来看，亚述对附属国军队的征召仅限于战争地点附近，没有证据显示亚述会大范围、远距离征调附属国军队。

总之，建立附属国是亚述帝国前期比较倾向于采用的统治方式。在这一时期，亚述人需要获取大量财富恢复核心地区的繁荣，而直接统治势必会增加治理成本，因此要求附属国进贡是快速攫取财富的合适手段。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小国，亚述帝国通常采用军事威胁、扶植亲亚述势力和政治联姻等手段保证它们的忠诚。同时，附属国需要向亚述帝国缴纳大量贡赋，包括临时贡赋和定期贡赋等，此外还需要向亚述提供军事支持。然而，随着亚述国力的提升，其附属国的范围逐步向西推进，最终几乎涵盖整个叙利亚地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该地区的部分土地也开始被划入亚述的直接统治之下。

① “塔兰特”（gun）和下文的“明纳”（ma-na）都为古代两河流域的重量单位，1 塔兰特（约为 30 千克）等于 60 明纳。

②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18.

③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216 - 218.

④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78.

二 亚述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直接统治

——行省制度

除了依靠附属国对叙利亚地区进行间接统治,直接统治也是亚述帝国控制叙利亚地区的重要手段,包括设置行省和据点城市。其中,行省一般为一整片较为广阔的地区,其位置常与亚述的国土相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行省制在中亚述时期就已经产生,^①但直到提格拉特帕利沙尔三世(公元前745~前727年)统治时期,亚述王室铭文对被征服地区的行省化才有较为明确的记载。^②而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9世纪,亚述王室铭文对行省的建立和管理缺乏直接和清晰的记录。

在该时期的王室铭文中,设立行省的表述通常为“他(国王)统治了XXX(地名)全境,并将XXX纳入他的国土之中”。^③这种表述最早见于阿达德尼拉里的铭文中,他将卡特姆胡地区纳为亚述行省。^④在图库尔提尼努尔塔时期,亚述开始在叙利亚地区设立“总督”(阿卡德语:šakin)职位,总督的任命进一步证实了叙利亚地区行省的设立,如公元前885年的名年官尼德伊鲁(Na'id-itu),其头衔为“卡特姆胡地区总督”(šakin^{kur} Katmu hu)。^⑤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亚述帝国前期在叙利亚地区设立的有名可考的行省共有7个,包括:卡特姆胡、汉尼卡尔巴特(Hanigalbat),阿达德尼拉里设立;^⑥

① J. N. Postgate, “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 *World Archaeology*, Vol. 23, 1991, pp. 255 – 257.

② Shigeo Yamad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Shalmanesar, III (859 – 824 B. C.), Relating to His Campaigns to the Wes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0, p. 300.

③ 原文为 XXX ana pāt gimriša ipēlu-ma ana mišir māti-šu uterru.

④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48.

⑤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79.

⑥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148, 153.

苏胡 (Sū ḥu),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设立;^① 苏鲁 (Šurū)、^② 古扎那, 阿淑尔纳西帕尔设立;^③ 纳西比纳 (Našibīna)、拉萨帕 (Rašappa), 沙尔曼内沙尔设立。^④ 设立行省的主要契机有两种, 一种是由附属国转化, 如卡特姆胡地区在阿淑尔丹时期是亚述的附属国并立有傀儡国王, 在阿达德尼拉里时期则变成亚述直接统治的行省; 另一种是亚述征服后直接设立, 如阿达德尼拉里在汉尼卡尔巴特地区发动第五次军事行动后, 将这一地区纳入亚述的直接统治: “在该年的西马努月, 我第五次进军汉尼卡尔巴特地区……我成为汉尼卡尔巴特广大地区的主人, 把它纳入我的疆界。我把它们置于统一的权威之下。”^⑤ 此外, 尽管该时期亚述在叙利亚地区设置的行省基本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 但亚述人实际并没有借助行省制度完全控制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全部叙利亚地区, 这一地区依然有相对独立的附属国存在。

在政治上, 亚述在叙利亚行省设置总督进行管理。总督人选中有国王指派的高级官员, 也有当地的统治者。前者如贝勒卢巴利特 (Bēl - lūbalit), 根据沙尔曼内沙尔时期的铭文记载, 他担任大将军、大传令官、神庙管理者和军队首领等官职, 同时也是叙利亚地区某一行省的总督, 这个行省下辖多个城市和地区, 包括塔比图城、哈兰城、胡兹瑞纳城、杜鲁

①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74.

②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99.

③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389 - 391.

④ 沙尔曼内沙尔三世虽然没有在其王室铭文中记载行省的设立, 但在后世的《名年官年代记》中可以发现多名行省总督在沙尔曼内沙尔统治期间担任名年官, 参见 Jean-Jacques 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4, pp. 164 - 167.

⑤ 原文为 *ina ITI. SIG₄ ina limme annīma hamuštešu ana kur Ḫanigalbat lū allik……kur Ḫanigalbat rapaštu ana pāt gimriša lū apēl ana mišir māti-ya lūtēr ištēn pā ušeškinšunūti*, 参见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53.

城、齐巴努地区、扎鲁地区和巴里赫城。^① 此外,当地统治者成为亚述总督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例如,在阿淑尔纳西帕尔时期,沙迪卡努作为亚述的附属国,其统治者萨玛努哈沙尔伊拉尼(Samanuha-šar-ilani)的家族一直向亚述缴纳贡赋,应当属于当地统治者,其孙子穆什兹布尼努尔塔(Mušezib-Ninurta)后来成为亚述帝国的总督。^② 在古扎那城出土的阿拉米语—阿卡德语双语铭文中,当地统治者阿达德伊提(Adad-itī)在阿拉米语文本中称自己为国王(*mlk*),在阿卡德语文本中则称自己为总督。^③ 可见,这一时期亚述的附属国国王和行省总督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但是,随着亚述人对叙利亚地区控制力的增强,附属国具有转化为帝国行省的趋势。

在经济上,行省有义务向亚述中央提供支持,但这种支持不同于附属国缴纳的贡赋。相比王室铭文中存在大量关于附属国缴纳贡赋的记载,行省缴纳赋税的情况几乎未有记录,但苏胡行省例外。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和阿淑尔纳西帕尔的铭文中曾记载苏胡行省总督(*šakin^{kur} Sū hu*)伊鲁伊比尼缴纳赋税。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在行军至苏胡附近时伊鲁伊比尼向其进贡,^④ 阿淑尔纳西帕尔则在继位之初在尼尼微城接受伊鲁伊比尼的觐见和赋税,阿淑尔纳西帕尔还特别强调伊鲁伊比尼之前未曾前往尼尼微觐见亚述国王。^⑤ 从上

- ①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178.
- ② Mario Liverani, “The Growth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the Habur/Middle Euphrates Area: A New Paradigm,”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Bulletin*, Vol. 2, 1988, p. 89.
- ③ Ali Abou-Assaf, Pierre Bordreuil and Alan R. Millard, *La statue de Tell Fekheriye*, Paris: E-d.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 1982, pp. 111 – 112; Jan Dušek, Jana Mynářová, “Tell Fekheriye Inscription: A Process of Authority on the Edge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Jan Dušek, Jan Roskovec, eds., *The Process of Authority: The Dynamics i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Canonical Text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6, pp. 9 – 39.
- ④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174 – 175.
- ⑤ 原文为 *ina limme MU šumama ina qibūt^d Aššur bēl rābē bēli-ya u^d MAŠ irammu šangūtī-ya šā inatarši šarrāni abbi-ya šakin^{kur} Suḫi ana māt Aššur lā illikūni Ūlu-ibni šakin^{kur} Suḫi ana šūzuub napsāti-šu adi ahlā-šū mār-šū kaspi hurāši maddattu-šu ana^{uru} Ninua ana muḫḫi i-ya lū ubla*, 参见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200。

述记载中可以看出，行省不仅有向亚述缴纳赋税的义务，总督还要前往亚述首都觐见国王。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亚述在叙利亚设置的行省缺乏稳定性，行省会反抗由亚述任命的总督，甚至总督也可能叛变。以苏鲁行省为例，据阿淑尔纳西帕尔铭文记载，“当我在卡特姆胡地区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报告：比特哈卢普（Bit-Halupe）地区的苏鲁城发生叛乱，他们杀死了哈马塔亚（Hamatayya），他们的总督，任命了一个从比特阿迪尼国来的无名小卒之子阿西亚巴巴（Ahi-yababa）为他们的国王”。^①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883年（即阿淑尔纳西帕尔统治第一年）。该时期正值亚述新老国王交替、中央政权不稳之际，苏鲁行省在该时间节点爆发叛乱，体现了亚述行省制度的不稳定性。阿淑尔纳西帕尔平定叛乱后，重新任命苏鲁总督，新任总督名叫阿兹伊力（Azi-ili）。^②但是在公元前877年至前867年，阿兹伊力也起兵反叛亚述。^③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亚述行省制度尚未成熟。

简言之，除附属国之外，亚述还通过建立行省制度加强对叙利亚地区的直接统治。这从王室铭文中的相关表述和“总督”职务的产生可以证明行省的设立。而该时期设立的行省包括附属国转化和征服后直接设立两种。但截至沙尔曼内沙尔统治时期，亚述帝国的行省仅限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在管理方面，亚述帝国会任命专门的总督负责行省事务。他们其中既有国王指派的官员，也有当地统治者。总督的职责包括向亚述缴纳赋税，并有义务前往亚述首都觐见国王。然而，这一时期的行省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中，帝国直接控制的行省也经常爆发叛乱，这表明其体系或许还未构建完成。

①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98.

②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199.

③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3, Part 1,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World, Tenth to Eighth Centuries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57.

三 亚述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直接统治

——据点城市

在直接统治的行省之外，亚述人还经常在叙利亚地区设立“据点城市”。这些城市往往位于远离亚述本土的战略要地或附属国中，并由亚述人直接控制。在帝国前期，亚述人在叙利亚设立的据点城市有名可考的共有22个；其主要来源有三种，一是征服他国城市，二是新建城市，三是接管附属国城市（见表2）。

表2 亚述帝国前期建立的据点城市

来源	名称	设立时间
征服他国城市	萨拉库（Saraku）	阿达德尼拉里统治第12年（公元前900年）
	胡兹瑞纳（Huzirina）	阿达德尼拉里统治第13年（公元前899年）
	杜尔卡特里姆（Dūr-katlimmu）	阿达德尼拉里统治第18年（公元前894年）
	达姆达姆萨（Dāmdammusa）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统治时期
	图什哈（Tuš/ḥa）	阿淑尔纳西帕尔统治第2年（公元前882年）
	西纳卜（Sinabu）	
	提杜（Tidu）	
	舒拉（Šura）	阿淑尔纳西帕尔统治第5年（公元前879年）
	阿里布阿（Aribua）	阿淑尔纳西帕尔统治第9年至第17年（公元前875年至前867年）
	哈兰（Harran）	阿淑尔纳西帕尔统治末期或沙尔曼内沙尔统治早期
	卡尔沙尔曼内沙尔（Kūr-Shalmaneser，原名提勒巴西普，Til-Barsip）	沙尔曼内沙尔统治第3年（公元前856年）
	丽塔阿淑尔（Līta-Aššur，原名纳皮古，Nappigu）	
	阿斯巴特拉库努（Ašbat-lā-kunu，原名阿力古，Alligu）	
	吉比特阿淑尔（Qibit-Ashur，原名鲁古力图，Rugulitu）	
	穆特基努（Mutkinu）	
	阿纳阿淑尔乌特尔阿斯巴特（Ana-Ash-ur-utēr-ašbat，原名皮特鲁，Pitru）	

续表

来源	名称	设立时间
征服他国城市	撒赫拉拉 (Saḫlala)	沙尔曼内沙尔统治第6年 (公元前853年)
	提勒沙图拉赫 (Til-ša-tura ḫi)	
新建城市	阿普库 (Apku)	阿达德尼拉里统治时期
	卡尔阿淑尔纳西帕尔	阿淑尔纳西帕尔统治第7年 (公元前877年)
	尼巴尔提阿淑尔 (Nebarti-Aššur)	
接管附属国城市	穆如 (Muru)	沙尔曼内沙尔统治第27年 (公元前832年)

注：萨拉库城具体位置不详，根据上下文推断应位于汉尼卡尔巴特地区，即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交界地区。

胡兹瑞纳城位于今土耳其境内的苏勒坦台颇 (Sultantepe)。

杜尔卡特里姆位于今叙利亚境内谢赫·哈米德 (Tell Sheikh Hamad)。

达姆达姆萨城位于今土耳其境内迪亚巴克尔 (Diyarbakir) 附近，阿淑尔纳西帕尔二世在继位之初就称达姆达姆萨城为“王家城市”，因此该城市在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时期就被亚述占领，公元前866年比特扎马尼王国反叛亚述，曾短暂占领达姆达姆萨城，后被亚述夺回。

图什哈位于今土耳其境内余台颇 (Üçtepe)。

西纳卜城和提杜城位置不详，参见 Mario Liverani, *Studies on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II, Topographical Analysis*, Rome: Università di Roma, 1992, pp. 36–39。

舒拉城位于今土耳其境内萨伏尔 (Savur)，参见 Mario Liverani, *Studies on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II, Topographical Analysis*, Roma: Università di Roma, 1992, p. 59。

阿里布阿城位于地中海沿岸，今叙利亚吉斯尔-阿什-舒古尔 (Jisr-ash-Shughur) 附近，参见 Ariel M. Bagg, *Die Assyrier und das Westland: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Geographie und Herrschaftspraxis in der Levante im 1. Jt. v. u. Z.*,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2011, p. 314。

哈兰城即今土耳其境内哈兰市。阿达德尼拉里一世 (公元前1305～前1274年) 和沙尔曼内沙尔一世 (公元前1273～前1244年) 都曾在铭文中宣称自己攻克了哈兰城。提格拉特帕利沙尔一世 (公元前1114～前1076年) 的王室铭文则记载其曾在哈兰城外猎杀大象，参见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26, 131, 184。公元前10世纪哈兰城曾失守，于公元前9世纪重新被亚述占据。阿淑尔巴尼拔在哈兰城的建筑铭文中提及该城的神庙埃胡尔胡尔 (Ehulhul, 月神辛的神庙) 为前代国王沙尔曼内沙尔三世所修建，“他 (月神辛) 使，沙尔曼内沙尔 (三世) ——阿淑尔纳西帕尔 (二世) 之子、一位先前的国王，建造的神庙变得老旧，然后他 (月神辛) 将修复神庙的工作交给我 (阿淑尔巴尼拔)”。那波尼德也留下铭文证实沙尔曼内沙尔三世曾修建哈兰城的月神辛神庙，“我用银、金、精心挑选的宝石、碎木片和雪松木等材料，将神庙的地基建造在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拔所建造的地基上，这位国王见过阿淑尔纳西帕尔 (二世) 之子沙尔曼内沙尔 (三世) 建造的地基”。由于上文提到亚述帝国直接统治一座城市的标志之一即为在该城修建新建筑，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沙尔曼内沙尔三世时期亚述帝国对哈兰城实行直接统治。此外，根据亚述帝国在公元前9世纪的扩张范围也可以推断，哈兰城在这一时期处于亚述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王铭中没有关于征服哈兰城的记载，恰恰也说明哈兰城在这一时期处于亚述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且统治较为稳固，没有特别事件需记载在王铭之中。参见 Jamie Novotny, Joshua Jeffers,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Ashurbanipal*

(668 – 631 BC), *Aššur-Etel-Ilāni* (630 – 627 BC) and *Sîn-Šarra-Iškun* (626 – 612 BC), *Kings of Assyria*, Part 1, University Park: Eisenbrauns, 2018, p. 217; Frauke Weiershäuser, Jamie Novotny,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Amēl-Marduk* (561 – 560 BC), *Neriglissar* (559 – 556 BC), and *Nabonidus* (555 – 539 BC), *Kings of Babylon* (R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Babylonian Empire 2), University Park: Eisenbrauns, 2020, p. 153。

阿普库城位于今伊拉克境内阿布马尔亚 (Tell Abu Marya)。

尼巴尔提阿淑尔通常被认为是今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哈拉比耶 (Halabiye), 卡尔阿淑尔纳西帕尔则是泽勒比耶 (Zelediye), 两座城隔河相望, 参见 Mario Liverani, *Studies on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II, Topographical Analysis*, Rome: Università di Roma, 1992, pp. 71 – 72。

穆如城原属比特阿古西王国, 此王室铭文中并没有记载与比特阿古西王国发生战争, 因此笔者认为穆如城统治权转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而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穆如城具体位置不明, 应当在阿勒颇北部, 参见 Helene S. Sader, *Les états araméens de Syrie depuis leur fondation jusqu'à leur transformation en provinces assyriennes*, Wiesbaden: Steiner, 1987, p. 147。

资料来源: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3,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 – 74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此外, 亚述在叙利亚地区的据点城市具有以下五个特征。其一, 王室铭文中明确记载该城市为国王占据, 意为“我将 (这座城市) 据为己有”^①。其二, 这些城市被称为“王家城市”^②, 亚述国王通常会在王室铭文中写道:“我将 (这座城市) 当作我的王家城市。”^③ 其三, 将原城市改名, 新的名字通常为术语 *Kār* 或 *Dūr* 加国王名, 意为“国王的港口”或“国王的堡垒”, 如提勒巴西普改名为卡尔沙尔曼内沙尔, 意为“沙尔曼内沙尔的港口”。此外, 新的名字中有的也含有亚述的神名, 如纳皮古城改名为丽塔阿淑尔, 意为“阿淑尔神的力量”。其四, 在相关城中建造亚述人的宫殿。其五, 向这些城中迁入外来的亚述移民。尽管在王室铭文记载中, 这些特征并非同时出现, 但它们都表明亚述人对此类城市的直接控制。

作为亚述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据点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皆受到亚述人的直接管理。在占领据点城市后, 亚述人会在城中大兴土木, 建造宫殿、城墙等。例如在图什哈城, 阿淑尔纳西帕尔重新修建城墙和宫殿, 并在宫

① 原文为 *ana ramāniya ašbat*。

② 原文为 *āl šarrūtiya*。

③ 原文为 *ana āl šarrūtiya ašbat*。

殿中通过制作浮雕和铭文以记载自己的功绩,^① 这些建设工事都与本土城市类似。此外,在设立据点城市时,亚述国王通常会强调自己将“亚述人”安置在城市中,有时还在城中举行引入亚述神祇的仪式。^② 上述措施说明,亚述将据点城市视为自己的直属地,是“国土”而非“殖民地”。正因为如此,据点城市的管理属于亚述内政。故在这一时期的亚述王室铭文中,没有关于据点城市缴纳赋税的记载。同时,部分据点城市在日后还演变为行省的中心,或成为亚述帝国的核心城市。^③ 例如,哈兰城在公元前9世纪末成为亚述帝国大将军(*turtānu*)的驻地,大将军在亚述帝国中位高权重,是名年官的第二顺位人选,^④ 这显示了哈兰城的重要地位。又如,图什哈城在公元前8世纪成为总督驻地,该城总督一直是亚述帝国名年官的第16顺位人选。^⑤

除了行政职能外,据点城市的其他作用还包括保持亚述在叙利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负责征收贡赋和监视附属国。亚述人往往会为据点城市修建城墙、囤积粮草,这些措施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加之在叙利亚地区的军事行动常以据点城市作为出发点或中继站,这体现出据点城市的军事作用极为显著。亚述帝国的军队在进行进攻时,可以利用据点城市迅速前往战场,在防御时,据点城市坚固的城防和充足的粮草也能有效拖延敌军的进攻。除了军事作用外,据点城市的经济功能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些城市中为亚述国王修建的宫殿,都会成为亚述国王的驻蹕地;亚述国王会在城中收取邻近地区的贡赋,以此攫取附近地区的经济资源。同样,一些在附属国领内的据点城市(如穆如城)还可以制约附属国,确保其忠诚于亚述。

由此可见,据点城市作为“飞地”,是亚述帝国前期对叙利亚地区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统治政策。这些城市通常设立在战略要地或附属国之中,并由亚述人对其实施直接统治。此类城市的主要作用是保持亚述在当地的军事存

① Albert 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2,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 – 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 202.

② 例如在撒赫拉拉城和提勒沙图拉赫城。

③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3, Part 1,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World, Tenth to Eighth Centuries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51.

④ 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⑤ Alan R. Millard, “Assyrians and Arameans,” *Iraq*, Vol. 45, No. 1, 1983, p. 105.

在，以便于军队的补给、增援和收取贡赋，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控制附属国。

结 语

从公元前934年至前824年，亚述经历阿淑尔丹、阿达德尼拉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阿淑尔纳西帕尔和沙尔曼内沙尔五位国王，其势力范围从底格里斯河沿岸扩至整个叙利亚地区。而在历时如此之长且更换多位国王的情况下，亚述人为何依然保有持续的扩张能力。除了国王个人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外，亚述对叙利亚灵活务实的统治政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对于叙利亚地区，亚述采取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亚述主要通过附属国政策进行间接统治。其目的主要是减少统治成本，满足亚述短时间攫取大量财富以恢复核心地区经济的需要。而这些附属国的主要义务是缴纳大量贡赋，包括在亚述国王到来之际缴纳的临时贡赋和年贡，诸如贵金属、普通金属、木材和纺织品等。此外，附属国还需向亚述提供军队。同时，为了保证附属国的忠诚，亚述通过军事威胁、扶植亲亚述势力和政治联姻等手段加强控制。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力量的增强，附属国的范围逐渐扩至整个叙利亚地区。

另一方面，以行省和“据点城市”为代表的直接统治，也是亚述控制叙利亚地区的重要手段。首先，行省的来源主要有附属国转化和直接在被征服地区设立两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行省只分布于幼发拉底河东岸，靠近亚述核心地区。总督是这些行省的管理者，其中有国王指派的高级官员，也有当地的统治者。应当注意的是，亚述帝国前期行省制度的发展还未完善，叛乱时有发生。其次，据点城市通常会设立在远离亚述本土的战略要地或附属国中，虽类似于“飞地”，但理论上属于亚述。亚述人通过在据点城市重点经营，以点带面控制大面积地区。此外，部分据点城市在日后演变为行省中心，成为帝国的核心城市。

综上所述，亚述帝国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以附属国为基础，辅以行省和据点城市制度，在亚述帝国初期实力不足的阶段，既有效控制了叙利亚地区，又降低了统治成本，为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刘金虎]